

喋血玉玺

司马青云



喋 血 王 玺
上 册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1991·12·福州

(闽)新登字05号

喋血玉玺

(上)

司马青云 著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福州得贵巷27号）

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10.625印张 229千字

1992年5月第1版

1992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0

ISBN 7—80634—144—2/I·345

(上下册) 定价：6.75元

目 录

- 第一章 救暗镖大侠中毒 得玉玺剑客惊魂……………(1)
- 第二章 官贼勾结苦追杀 兄弟双双获奇遇……………(47)
- 第三章 金童玉面丑怪人 步步陷阱惊侠心……………(94)
- 第四章 道消魔长梅园主 烈焰腾腾费心机……………(140)
- 第五章 斗妖孽玉女援手 失玉玺拍案惊起……………(191)
- 第六章 亦正亦邪两书生 丧心病狂虎食子……………(244)
- 第七章 毒去大侠显神威 喜来夫妻大团圆……………(292)
- 第八章 试牛刀玉龙除害 妖魔寒神曲天籁……………(337)
- 第九章 戏玉龙少女情痴 遭暗算侠士升天……………(387)
- 第十章 寻玉玺侠侣遇难 脱虎口又入龙潭……………(425)
- 第十一章 箫声瑟瑟江水寒 百花神功惩凶顽……………(464)
- 第十二章 弥祸不测变生寒 黄粱美梦终成残……………(506)
- 第十三章 丹心碧血图报国 喋血玉玺沃山河……………(548)

第一章 救暗镖大侠中毒 得玉玺剑客惊魂

这是一道座落在湘南丛山峻岭中险恶而幽深的山谷。这里两山夹峙，危岩高耸，峭壁矗立，山荒石怪，草长路窄，野狐山豺经常出没。

这里叫梅峪。一条欣长的人影默默地面对谷口负手而立已有两个多时辰了。他身后是如血的残阳，静寂的旷野。山谷里刮出的风，猎猎有声地将他满是尘垢的灰黄色长衫高高吹起，夕阳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，斜投在绝壁上。阵阵温馨的梅香随着晚风从谷内飘来，弥漫在空气中，令人感到心旷神怡，晕眩陶醉。

“赵峰，已给你说清楚了，我家园主外出未归，你就是站死在这里也是没用的。过些时候你再来吧！”一个有些沙哑苍老的声音，冷冰冰地从谷中传来，在失去阳光照耀的山谷中，显得阴森森的。

良久，只听那欣长的人影沉重地长叹一声道：“想不到江湖上堂堂有名的梅园园主，竟是言而无信，不讲情义的欺名盗世之徒。罢了！真是人情薄如纸，世故冷如冰。阁下，请你转告梅园主，我赵峰今日方是看穿了他的嘴脸，山高水长，后会有期！”

言罢，缓缓转身向山下慢慢行去，蹒跚的步履显得异常沉重。当他走出大约两里地的光景，突然一个踉跄，身子向前一倾扑倒在地，许久不见一丝动静。

夕阳隐入西边延绵不断的群峰之中，留下满天火红般燃烧的云霞。凛冽刺骨的山风呼啸着在山间回旋激荡。

晚霞消失，四野开始变得暗淡起来。只见躺在地上的赵峰蠕动了几下，然后有气无力地支撑着翻身坐起。他大约三十五岁左右，端正的面目显得十分苍白憔悴，两道剑眉浓黑如墨，斜飞如鬓，一双虎目也失去往日的光彩，昏浊无神；高挺的鼻梁下一张棱角分明的嘴，虽然两片薄唇龟裂无色，却掩不住两排洁白如玉，整整齐齐的珠齿。苍白的眉宇之间紫气隐现。

只见他坐正后，双手放在胸前，右手手心向上，左手手心向下，眼观鼻，鼻问心，抱元守一心神一敛，做起吐纳来；渐渐地便进入了忘我的境界。此时纵是天塌地陷，他也全然不知。

一个时辰过去了，两个时辰过去了……

二更时分，他倏然睁开微闭的双眼，陡见两道精光从眸子中迸射而出，红润的脸颊代替了先前的苍白憔悴，那一缕隐现的紫气也从眉宇间消失，与先前简直判若两人。

只见他蹭地一下从地上跃起，举目望了望满天星斗和冰冷皎洁的月亮，然后拍打拍打身上的尘土，面向先前站过的山谷，从牙缝中迸出一句话来：“梅宏琛，你不仁，今后休怪我不义！纵是走遍三江五湖四海，踏遍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找到解药。到时候我要踏平你们梅园，让整个梅峪血流成河，尸堆成山！你想要我死，可我偏要活着。反正我还有三

年的时间，我就不信天下无人能解得了你梅家的毒！”

原来他是中了梅峪中梅园梅家的毒。提起梅园梅家，江湖上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梅园的主人梅宏琛在江湖中可谓赫赫有名，他之所以能纵横江湖，靠的就是一手绝活——毒！

武林中人一提起他，大多畏惧之分，谁也不愿得罪他，与他结梁子。他在哪里出现，哪里的江湖朋友便避而远之。因此，他的敌人并不多，朋友也是屈指可数。

梅家的毒，千奇百怪，千变万化。有的有声有色，有气有味；有的无声无色，无气无味，大凡中了他梅家的毒，任你武功再好，他要你死不管你跑不出百步，立刻毙命。他家的毒不管你有伤无伤，手摸，鼻闻，皮肤接触，都可以使你中毒丧命。更有甚者，他家有一种名为“蚀骨消魂千日倒”的毒，专门用来折磨那些他认为该折磨的人。谁要是中上这种毒，那便是沦入万劫不复的苦难深渊。那毒可以在人体中存三年，在这三年中，你不知道它在每一天的二十四个时辰里什么时候发作，也不知道发作时是个什么滋味。反正每天一次，时而万蚁钻心，时而撕心裂肺，时而分筋错骨，时而酸麻肿胀，时而五内俱焚，时而冷若寒冰；循环往复，不停地将人折磨到三年期满，那人也就不成其为人了，然后让你双腿一蹬，乌呼哀哉。若无深仇大恨，梅家人是很少使用这种毒的，那真是生不如死，活受罪。

既然赵峰中了他的毒，尚能有三年的活期，那想必就是中了“蚀骨消魂千日倒”，这罪可真够他受的了。

梅宏琛虽然毒，但他却很少踏出梅峪中的梅园，极少在江湖中走动。不单他不在江湖中抛头露面，就连他膝下两

儿一女也被他约束得几乎与世隔绝。

他的长子叫梅敖，次子叫梅林，小女叫梅枚。梅敖二十有八，梅林二十有四，梅枚年方二十，大凡会使毒之人都是岐黄高手，药理名家，他当然更是深谙此术。三个儿女自幼便被他采集草药洗炼筋骨，每人一到三岁便教其吐纳功夫，七岁便教刀枪棍棒，拳脚掌指。至于他梅家一家老小的武功练到什么程度，知之者甚少。因为见过他的人少之又少。他家除了一个侍候子女的老妈子和十多名丫环小厮外，还有一对常年跟随他的孪生兄弟苏福祥、苏福贵。这兄弟俩乃是他妻兄给他留下的一对遗孤，兄弟俩十岁怙恃两失，是他将他们带回梅园，视如己出，兄弟俩也十分孝顺他。兄弟俩都长得膀大腰宽，魁梧雄壮，如今已三十挂零。另外便只有一位替他管家理财的老管家，此人姓卫，单名一个铮字，年逾花甲。提起他的名字，江湖上知道的人恐怕很少，可一提他的外名，那便足以使人色变了。他便是十几年前江湖上鼎鼎大名的“摘星手”。他怎会在梅峪中的梅园做了梅家的管家，这其中隐秘恐怕只有天知、地知，他知梅宏琛知了。

几十年来，这座梅峪如同它腹地深处的梅园主人一样，在江湖中始终充满着神秘色彩，谁也不敢私自踏入梅峪的谷口一步。人们只要望见谷口绝壁上那两个斗大的字：梅峪。就是借了胆给他，他也没那份勇气向前迈一步。

有人说梅峪的一草一木都是毒的，自然有它的原理。

要说梅宏琛是孤家寡人，深居简出，那也不尽然，他也有三朋四友，其中有一人是他有着过命之交的朋友，那便是赵峰的父亲赵珣之。赵珣之是他的救命恩人，也是他武功的启蒙老师。那还是四十几年前一个风雪交加的黄昏，当时已

在江湖中闯出万儿，号称潇湘剑客的赵珣之访友归家，在一座破败的山神庙边发现了已经冻得奄奄一息的梅宏琛，并把他背回家，请来当地最有名的郎中为他治病，并由自己的妻子精心护理照料，方才从鬼门关上将他一条小命拉了回来。当时梅宏琛只有十二岁，赵珣之大他八岁。病好后，赵珣之得知他孤苦零仃，举目无亲，便收留了他，将他当亲兄弟般看待，并一早一晚传授他武功。后来他背着赵珣之得异人传授，不但武功远远超过了赵珣之，而且不知从什么地方弄到一本邪教异书，学会并精研了使毒，并在梅峪建起了自己的家。

几十年来，赵梅两家相处甚好，但赵珣之对他的玩毒一技不甚喜欢，暗地里禁止儿子赵峰踏进梅峪一步，怕的是儿子误入歧途，毁了他的一世清白和儿子未来的前途。原来赵家离梅峪相距不过四五里，可赵珣之怕儿子大了，难免违背自己的禁令，一旦失足，将铸成千古遗恨，便举家搬到河南去了。

赵家一走，两家便断了来往，一晃便是十几年，赵峰由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一下变成了三十几岁的中年汉子，一身功夫也继承了父业，将一套八卦莲花掌已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，一套太极神功也已登堂入室，三丈内发功可致人死地。十几年来，他寻名师，访高手，不断吸取别门别派的内外功夫精华，使自己的功夫日益渐进。同时，他为人豪爽大方，扶弱济贫，仗义勇为，疾恶如仇，在江湖中也闯下了响亮的名头。江湖同道一提起赵峰，无不交口称赞。

十天前，赵峰跟踪一个采花贼路过桑植，住在城东一家客栈里，半夜三更，发现屋外有异，好像有夜行人活动。练武人讲的是耳聪目锐，当夜行人的衣袂破空声再次响起时，

赵峰已收拾利落，悄悄地溜出客房，隐于天井回廊中的暗处。

客栈是一座两层楼的四合院，大小客房有好几十间，赵峰住的房间是二楼西跨正中一间，这客栈修得四四方方，每一跨都是五间屋子，四面由走廊连通，通行十分方便。

赵峰隐在走廊的一根立柱后，放眼观望，见底楼和自己所在的二楼均无动静，便悄悄抬头向三楼张望，陡见三楼东跨靠南的第二间屋外窗墙下，有一团黑影正悄悄向上长身，靠向窗子。而在那团黑影两丈外的一根立柱后，一个黑乎乎的人头正鬼鬼祟祟地向四下张望，显然是在替窗外那人望风。

赵峰陡然想起对面那屋子里住的是四名三十开外的汉子，白天在登记住宿的掌柜那里见过他们。从外表看，四人皆有一身不弱的内功，且一色地佩着缅刀。从他们登记的姓名住址上，赵峰想起好像是黔中震远镖局杨怀玉手下的镖师，四人皆无行李，只是带着一个两尺见方的青布包袱，看形状像是盒子一类的东西。

赵峰已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江湖了，一眼便看出这是一伙保着一趟暗镖的镖师。保暗镖乃是镖局里的一种特殊保镖形式，它是从镖主手中，接过镖货，不要趟子手喊趟子，也不插镖旗亮字号，沿途行进皆十分隐密，悄悄地将镖货送到目的地便算完事。暗镖所过之地，绿林道上的朋友大都不敢随便动手。因为，一来保暗镖的镖主都是有权有势，有来头的人，谁要劫了他的镖，不啻惹火烧身。二来镖局里派出保暗镖的镖师可以说都是镖局里的精锐，十分扎手的人物，或者是特请的至爱亲朋高手，谁要是想劫他们的镖，那恐要付出很大的代价，想想也就不划算了。所以，久面久之在江

湖黑道上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一条规矩，劫镖不劫暗。

话虽这么说，可镖师们的口中都流传着一句口头禅：“宁保十次明，不保一次暗”。明镖表面看去很危险，随时随地都有被劫的可能，可镖主所保的东西都是明码实价的东西，纵然被劫，不论是按二八或三七赔偿，皆有各种各样的补救办法，对劫镖的人也有蛛丝马迹可查。因此表面看去危险，实际则安全得多。而暗镖所要保的东西则多是无价之宝，一旦失手，整个镖局倾家荡产也无法赔偿。甚至有坐牢杀头的可能。而且江湖险恶，黑道上魔鬼屑小甚多，风云变幻谁也预料不到。何况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甘为钱财宝物铤而走险的不乏其人，且这些人大都身怀绝技。一旦劫镖得手，便消声匿迹，谁也找不到他们的踪迹。因而，暗镖看去安全，实则危险万分。

赵峰不想则罢，一想便明白了眼前这两人要干什么了。于是悄悄从怀中掏出一支响镖，瞄准窗前那人，甩手打将出去。

这天井有七八丈宽，东跨窗前那人刚把头凑到窗前，用手指沾着口水将窗纸浸湿，弄出一个铜钱大的孔，正想凑眼往里偷看，陡听这万籁寂静的黑夜里响起一声尖锐刺耳的厉啸，冲自己激射而来，猛不丁打个冷战，暗道一声：“不好！”人已旋身向自己的同伴所在方向窜出七八尺远。响镖带着余劲，噗地一声扎进窗棂。这也是赵峰为人心善，竟在警告屋外贼人，提醒屋内的镖师，而不是想伤人。若非如此，事情恐怕就不是这样的结果了。

响镖不单惊骇了贼人，也惊醒了客栈内所有的人，一时间从底楼到三楼，人声嘈杂，灯光闪烁。被贼人窥视的那间

屋子里箭似地射出四名镖师。可当他们并排立于回廊上四下观看时，这周围哪还有半个人影。

且不说震远镖局的四位镖师提心吊胆，惶恐不安。单说赵峰甩手打出响箭后，弓腰弹身，斜刺里飞向屋面，然后冲那两名贼人一招手，见那两名贼人也弹身上了房他一转身，鹤起兔跃，毫无一丝声响地踏着客栈外的民房，向东一溜烟奔了下去，不时回过头看看身后十几丈外的两名贼人。

两名贼人自打响箭响起，便知道自己的行藏已经败露。正凝神戒备，忽见一条黑影射上房顶，并向他们招手。两人互相打个手势，轻提身形，一跃也上了房，紧跟在赵峰后面追了下来。

三条人影一前一后越过百十间民房，翻过城墙，出了东门，往前又奔出两里多地，来到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。没有人家，也没有树木。只有几座黄土块垒成的新坟。坟前的招魂幡在夜风中飘忽摇晃，远远望去活像几具吊死的尸体，让人头皮发紧，毛根发炸。

狂奔急驰的赵峰到达荒地，突然凌空一个鹞子翻身，稳稳地落到地上，双手交叉抱于胸前，渊渟狱峙地注视着赶上前来的两人。“站住！”他冷冷地沉声喝道。

两名贼人刹住脚步，左右一分，与赵峰遥遥相对于三丈外。赵峰一看他二人都是一身黑色夜行服打扮，脸上也用一块黑巾蒙着，只露出一双炯炯发亮的眼睛。其中一人厉声叱道：“阁下是谁？为何引我们到此？”

赵峰不紧不慢地答道：“在下是谁，阁下还是不知道的好。问我为何引你们至此，很简单，你们做了不该做的

事。”

另一人道：“阁下不觉得管得太宽了么？”

赵峰道：“我本不想管闲事，只是看不惯而已。劫镖不劫暗，这规矩我想你们不会不知道吧？违反道义的事难道管不得么？”

“你没想过这样做会付出什么代价？”

赵峰淡淡一笑道：“充其量打上一架，不是么？难道你们要杀了我？”

“当然，断人财路只有一个字，一条路：死！”

赵峰笑道：“阁下不是在开玩笑吧？”

“我们从不开玩笑，亮家伙吧！”

赵峰道：“在下从不用兵器，阁下只管进招便是。”暗中已将内力提至极限，运于双掌。

两名贼人不再答话，身形猛地暴起，足有三丈来高，头上脚下，十指如钩，犹如两只黑色饿鹰，发现了猎物，迅疾无比地向赵峰扑来，两双钢筋铁爪幻起一层层黑灰色的指影，罩住了赵峰浑身上下三十六处大穴。

眼见四只手掌离自己的面门、前胸，小腹不足三尺，赵峰这才轻晃身形，一招脱袍让位，斜着飘出一丈多远。然后双掌一翻，掌心向外，吐气开声，猛地向二贼劈出一掌。

两名贼人一击无功，落地后刚要欺身跟进，突感一道柔和的潜劲犹如千百个暗涡旋流组成的巨大旋涡迎面卷来，站立未稳的身体被这股旋涡一冲一卷，好似一片树叶落进了旋涡中，不由自主地顺着暗流旋转的方向一连转了十几个圈，离开赵峰七八丈远，这才卸去余劲，稳住身形。两人心中大骇，知道遇上了硬手。

再看赵峰，依然是双手环抱胸前，似笑非笑地看着两名惊魂未定的对手，道：“二位如此稀松，不堪一击，也敢去劫威震云贵川三省的杨老镖头的暗镖，未免有些不自量力吧？”

两名贼人互相对视一眼，其中一人嘿嘿一声冷笑，道：“阁下不要高兴得太早。”音刚落，二人一展身形，复身扑上，在距赵峰三丈多远时，突听另一人断喝一声：“打！”手臂一扬，一团黑不溜湫的物体脱手而出，疾如强矢，迎面向赵峰飞来。

赵峰见对方不再与他过招，而是放出暗器，心中不由一阵好笑，暗道：“怎的仅此一招便用上了暗器？”心里虽是好笑，眼睛却不敢溜号，当暗器飞到离自己不足三尺时，他已看清是一个鸡子大的圆球，漆黑光滑。

“炸弹！”一个念头在他脑子里飞快地闪过，他不敢用手去接，而是将衣袖一抖一挥，轻轻的将那圆球卷住。那二人打出圆球后也不跟进，只在原地站立不动，冷冷地注视着他。

赵峰看看他俩，又看看袖中圆球，闹不明白这二人玩的什么把戏。片刻，他见袖中圆球并无什么奇特之处，便轻轻伸手将它拿起，正要看个明白，便听那二人哈哈大笑，一人道：“阁下坏了我等大事，一死而不足弥补。因此，你必须身受三年生不如死的痛苦滋味，然后再归西。你已经中了在下的“蚀骨消魂千日倒”的毒，从今日起，它将每天发作一次，那滋味，嘿嘿，就是大罗金仙也受不了。”

赵峰一惊，不知对方讲的是真是假，忙将手中圆球向二人扔了过去，二人一见圆球径直飞来，急忙向两边斜窜出

去。圆球飞到七八丈外落地后，轰的一声巨响，冒起一股浓烟，烟随风散，并无沙飞石走，看来这炸弹确实是毒弹，它对人并无杀伤力，只有毒！

爆炸过后，赵峰并未感到自己身上有什么不适，暗自提功运气，真气在体内畅通无阻，好像并无中毒现象，便有些怀疑被对方戏耍，上了对方的当。于是朗声道：“二位撒谎也不看看对象，竟然骗到我赵峰头上了。”言罢又自嘲道：“我怎么这么傻，那‘蚀骨消魂千日倒’之毒乃我梅叔叔所有，他二人怎的会有？真是人不惊我，我自惊，惭愧！惭愧呀！”

那二人听他无意中报出自己的姓名，齐齐地一怔，问声道：“你是赵峰？”

赵峰朗声笑道：“怎么，不信，如假包换！”

其中一人道：“你认识潇湘剑客赵珣之么？”

赵峰道：“狗东西，家父的名讳且是你喊得的？待会看我打烂你的嘴！”

二人一听赵峰言语，噗通一声跪倒在地，磕头犹如鸡啄米，齐声道：“小弟该死，小弟该死！赵大哥，请你看在我们姑父份上，饶了我们吧！我们给您磕头了！”

赵峰暗自戒备，走上前去，道：“二位不必如此，站起来说话。”

二人匍匐在地，不敢抬头。赵峰道：“你们是谁？我真的中了毒？”

二人抬起头，其中一人道：“我叫苏福祥，他是我弟弟苏福贵。”

赵峰一听他二人姓名，便知自己确实中了毒了。不待苏

福祥往下说，便打断他的话道：“二位贤弟请起，快把解药拿出来。其它事以后见了梅叔叔再说。”

苏福祥撕下蒙面黑巾，哭丧着脸道：“赵大哥，我们没带解药。”

赵峰浑身一震道：“撒谎，你们带了毒弹，哪有不带解药之理，莫非想害愚兄不成？”

苏福祥道：“赵大哥，我们真的没解药，那毒弹是我们偷姑父的。”

赵峰气得浑身直哆嗦，道：“好！竟然敢偷了梅叔叔的毒弹出来干那伤天害理，谋财害命的勾当。你们还不赶快给我滚回山去。滚！”

二人哪敢分辨停留，爬起身来撒腿便跑，眨眼间便消失在黑暗中。赵峰知道自己所中之毒的厉害，不敢怠慢，也撒腿如飞，回到客栈，取出行李，径直向南奔桂阳而去。

桑植县位于湘西北，接近湖北。而桂阳却地处湘南，与广东甚近，两地相距千里以上。赵峰离开桑植后，心急如焚，昼夜兼程，十天以后，方赶到桂阳，在这期间，身中之毒每天发作一次，一发作便是一个多时辰，那份痛苦，那份罪，简直将他折磨得不成人样。每次发作后，他心中那份恨呀，真有将苏氏兄弟零折碎剐也难以解除。同时由于痛苦，他不知不觉地也恨上了梅宏琛，恨他制出如此阴损下流，让人刻骨铭心也难以忘记的东西来。

这日，他正在客栈的客房里盘膝运功抗毒，突然，嘎的一声从窗外丢进一个纸团，滚到他床前。随即一条黑影从窗前一闪而没。

他急忙调息吐气，收功从床上跃起，捡起纸团。纸上墨

迹犹新，好似刚写的，只见上面写道：赵兄，小弟已将兄中毒之事禀明姑父，姑父要你速去梅园，为兄解去小弟鲁莽给兄带来的痛苦。本欲面告兄，然兄正做功课，不便打扰，且小弟有要事它往，故草字示兄，还请兄多多原谅小弟先前之罪过和今日之不恭！落款小弟苏福祥、苏福贵百拜顿呈。

赵峰凄然一笑，将纸揉成一团丢进火炉。然后收拾行装，向店家结了帐，取道奔梅峪。

赵峰离开桂阳时值日上三杆，一路急驰，到了梅峪外的谷口已是日头偏西。

他虽然只在小时到过梅园几次，但路径却甚熟悉，展开身形便向谷里掠去。谁知，他刚掠出不到十丈，人还未踏入入谷的那条卵石铺成的小道，平空响起一声苍老而沙哑的喝叱：

“什么人？站住！”

随着话音，一道迅疾刚猛的掌风从他左侧一块岩石后向他劈空袭来。

他做梦也未料到，在这梅峪会遭人暗算袭击，还未等他回过神来，袭来的掌风已将他击得飞起一丈多高，向谷外斜飞下去。

幸好他身手不弱，一身功夫挤身江湖也称得上一流水平。只见他临危不惧、慌而不乱，在空中一连翻了四五个跟斗，将身体头上脚下调正使出千斤坠的功夫，稳稳地落在一块岩石上。可他仍觉得喉头发甜，一丝血迹从嘴角沁出。

他探手背擦去角的血水，满怀愤怒地高声叱道：“阁下做事太缺光明，暗算伤人算哪门子的好汉？”

那苍老沙哑的声音又在岩石后响起：“老夫伤了你么？”